霜紅龕集

霜紅龕集卷二十九

陽曲傅山青主

雜著三

因人私記

崇禎九年四月初袁先生錄科試甫畢先生諱繼咸字臨侯江西袁州府宜春人天啟甲子乙丑聯捷進士以御史外遷山西提學僉事而巡按御史張孫振來松江廬州府人袁先生語山曰張古岳是來其不無意於我乎是時溫體仁當國也孫振三日謁廟講書畢謂袁先生曰兩學諸生通不會講書如此袁先生曰此皆代講者舊規惟本道講書始皆本生講之然好秀才多不肯出來代講

張少作色曰貴道有欽件數案至今未結何遂巡也袁先生曰有之皆前道張時事山亦受知張公待下官申來詳到本道本道自轉之矣詞色殊不和各罷去袁先生語山曰果然張古岳相尋我矣孫振遂出巡袁先生課全晉諸生三立書院錄科高等者取二百五十餘人先生於書院修三立名賢傳謂諸生曰此我他日謗書也課法每月大會二皆至書院日有饌午後文完飲酒各從其知為群小會六皆在各寓中寓多在、崇善寺每生日用米麵菜錢取足於學租皆豐厚有餘用不時至崇善寺講藝郎新寺有病者親至其寓所與藥餌調養之至七月末孫振自平陽歸復謁

文廟講書講畢卽起忽一絳州老生姓孫名有守者闖然上堂跪告孫振曰生員孫有守頗得書旨願在太宗師上領教孫振遂復坐令講講久之孫振向先生曰此生大會講兩學無此人厚賞之問爾錄科耶對曰在此候考遺尙未錄名也孫振卽屬袁先生曰貴道可與一名入場先生曰試過文字好卽錄之孫振起行兩司各散去先生獨留復坐明倫堂呼孫生上大駡之曰太原陽曲兩學少你一老劣生講學耶回道衙卽考考畢大抹其卷批不通者無數與六等貼考院牆示諸生由是與孫振顯然搆矣先是七月間巡撫吳公甡字鹿友後入閣來

晉人士感頌袁先生教義特疏薦袁先生引例學臣稱職得陞京堂而是年當大計孫振會吳公欲重申之吳公亦知孫振意曰是可坐浮躁耳八月科舉孫振遂先大計露章劾之而款則取之陽曲知縣李雲鴻（通許人齷齪小人也）太原府推官袁楷（山東東昌府聊城人）太原府同知蔡如蘅（貴州人）大半皆前道張公宏襟事（鄞縣人）袁楷歸依吳公稱門下士蔡黠士一二款皆微事獨李雲鴻阿意孫振風影挪借十餘款惟恐不多不壽謂按臣參一提學何有孫振疏既上十月中得旨着山西撫臣械送來京勘問遂羈候先生三立書院中山時左右之李雲鴻偵何甚密

先生燈下爲十一字小字辨牘口占山書之令候主簿巡緝窗外諸生有問望者出入甚難有入者即以其名字密報孫振主簿楚人適代巡捕撫院門下諸生忿忿鳴之吳公吳公傳入立杖三十逐之諸生大快時諸生梁雲輝爲吳撫台聘西席諸生有所鳴於吳公梁從中贊成之梁生省城人山與汾州府諸生薛宗周字文伯倡伏闕訟先生冤山移書四府諸同筆硯生令陸續來京十月二十日山與宗周隨先生行留家兄庚字子由府庠生在家催促諸後來者時平定生白孕彩聞風從平定州先入京矣後山許來者有陽曲李開馨王志會太原府學宗生新甄適乙亥拔貢坐監者未散山與宗周沿路

尋問之出固關即遇介休史詒詒云離家近矣去當復
來然山亦謂詒不足爲輕重者亦不苦要之至伏城驛
遇襄陵秦植植與山先有分賓平水制藝名士也山與
宗周買酒就其寓與之言上疏事慨然勇往云弟在都
中即聞兩兄此意弟即欲同頁者先拜一疏而王錫公
再三阻之弟是以來歸也適相隨者是一舍親老中官
明早即令獨坐騾轎回家弟與兩兄明早即同北上也
植能大飲不醉大口厚脣而長山與宗周大叫爾參之植
字我輩人也寒夜飲至三鼓歸寓喜而不寐宗周謂山
曰即爾參脣吻亦非常人是當貴稱之不置口候鷄鳴

即往呼之上征鞍耳山與宗周纔起將往呼之忽一人叩門云秦相公多拜家中有事不能上京矣謂二位相公先行渠當續赶來也山大笑宗周且行且罵秦植是何物名士即其口唇正如猪耳遂以此皆呼植爲秦猪山與宗周程某入京僑琉璃廠伏魔祠就太原府諸生張凝种之寓（凝种亦以此公義先山等來又四日新甄乃來）而實依丁時學天心爲主人（時學本紹興人爲順天籍家於京師寶子街時以諸生保舉矣）時學之兄天行乾學袁先生甲子鄉試之座師也（天啟四年甲子科）以首犯崔魏事死得廕一子時學有手眼人一時人士多向往之十月末先生入刑部獄山與宗周拜諸拔貢在京者

會同上疏皆無異詞而實王予珪一人主張之一見予珪予珪即問曾見爾參否山語伏城驛相遇云云予珪云可恨是我欲與同人先拜一疏而彼苦撓之不行遂去彼尙敢爾造話耶待其來質白之予珪囑山疏草稿山屬時學修飾合式列諸名百餘人揭帖共一則山與百三人予珪爲本頭投通政司時通政無使參議爲袁鯨鯨楚人與孫振善故指疏中不合式者數字令改寫再封而以副本密致孫振矣隔數日再投再駁數日又投之鯨大怒指諸生皆頂名不實是爲欺君之罪當誰任之山與予珪進而言生等草野不知大體則有之至於欺君

則豈敢請一一唱名問之有頂替者生等甘畀鯨見敢承任又駁一字曰再來與你封進隔日又投鯨恐嚇之曰本與爾上但上本後要人人在若皇上怒爾輩無悔山進曰大宗師不用如此爲生等慮本上之後皇上若問貢生予珪敢承之問生員山敢承之鯨不言會冬至又託以禁封不上臘月中大家正議於襄陵會館秦植闖入予珪望見迎詰之曰是爾欲拜疏我阻爾耶連連質之植無語山刻揭帖未出是科陽曲舉人王志旦前云李開馨王志會者與偕來志旦即李雲鴻門生來即語諸人曰來時親辭孫振孫振屬云到京不可與某某共事知某某妄

舉上本本院已與厰衞有字令拿治之矣某某者指山也諸人既列名疏中者慌懼不知所爲咸相驚惘欲散去凝种新甄密僱脚先行清源丁卯拔貢生王象極者山西科舉即奔北闈試是年北闈改期九月靜樂縣貢生袁九緒亦在京閻山等來上疏皆勇於列名既而恐怖求去其名象極尤在諸拔貢中先撓散之與孕彩同寓孕彩怒大駡一夜快甚都去其名會試舉人漸到汾州府曹艮直古遺又慫恿諸同年上疏而解元衞周祚畏懦不敢適芑山張自烈爾公從江西來看袁先生艮直宗周屬自烈慫恿而艮直從中周旋之疏且上通政又難之山

等出揭帖亂投在京各大小衙門河南掌道則浙人宋賢履投不接山等抱揭日候其出忽遇之長安街西馬頗快山等飛赶兩人先攏其馬不令行宋驚問何人欲何爲山從後定喘與言山西通省諸生爲袁學道訟冤各衙門都有揭矣候宗師半月不得見今始遇宗師慌忙失禮得罪直求接揭帖一覽之終借重宗師主持公義也遂接揭於馬上看之當時人傳賢有言爲孫振同御史祖之山等因孫振廠衛之語每日儒巾青衣隨童僕多抱揭帖數十百本凡遇老小中官穿倚撒白靴廠衛緝訪之人即與一冊而告其故皆瑣細問之殊不鷹鸇可畏也不謂揭

帖不知是廠是衛是中官徑達御前矣忽上傳舊例本先進御然後揭帖公行近來有本未進御而揭帖公行者有無通政壅蔽之情今後不得先行揭帖丁時學語山曰諸兒揭帖濟事矣然後舉人本乘而上之通政不得似前阻之矣但閣中揭帖甚難山等候月餘不得見孫振在山西欲甘心於山不得又一疏特參山弟止以戚之弟名止字行可會臘月吳公牲糾孫振贓私疏上部議未復時閣下票擬復命曰究而都察院僉都薛公國觀時無左都薛公掌堂印也自陳任罪差御史不職一疏得旨即於公疏批錦衣衛差得當官旗前往山西拏械張孫振來京究問此事丁

丑正月十五後事也差使包姓忘其名二月中拏孫振到京下刑部獄囚及先五城兵馬司監有瘐死者病者乞食於監中者山等稍稍義分米粥供給之而刑部不問山等每夜往朝房門外候閣老投揭數日候不得一日天尚冷山等在象房南柵欄外爇火而從西遠遠有喝道上來云溫閣老來矣山等約向西如牆而跪不得令彼徑過之時天未明衣巾壅塞長安門柵左者向百餘人見溫轎來亂嚷溫下轎向長安門東向立南朝房中三閣老出迎揖之一黃公士俊廣東人秀長白皙甚和易一賀公逢聖江夏人豐頤而笑一張公志發淄川人頗尨大多鬚而面紫獨在後立諸生又亂嚷

挨擠而前黃公先問曰是何人爲何事衆又亂語不辨
溫徐徐曰不須亂說著一二人前來語之山趨而前曰
生員等是山西通省諸生爲學道訟冤者山等有本投
通政通政四五次阻隔之不得上因投揭帖在京大小
衙門皆有之矣獨候大宗師兩三月不得見專在此候
投揭黃公從旁微語此他山西諸生師生之公義也溫
曰朝廷自有處分諸生呶呶意欲何爲山曰袁學道之
被誣上有朝廷聖明下有大宗師主持公道前月生等
五上銀臺銀臺五駁之不以封進異日昭雪不待言生
等急急請者爲山西干連無辜之人百餘人皆徵寄諸

五城刑部監中已有死者有病而待死者有乞食監中者只總大宗師與刑部一言令早問一日則此無辜者尚有生還之日方今陽春布令是大宗師調元贊化之第一仁政生員等還有疏伏闕也總望大宗師主持公道温領之云知道了黃公云朝廷自有鑒裁諸生不必復上濟但靜聽處分行即與刑部言之也令接揭來諸生群起而投之接者亦不知是何人揭帖從後亂下撲閣老面長班接得一本與温温接一本與黃公舉火把且入朝門且看山等各散去丁時學隨得密信語山曰温既看揭了語黃公張御簿山非參疏中人以事係山西太原府山皆能言之且

因疏中家弟有名也二月中山西通知孫振旣拿矣平陽諸生盧傳第乃來傳第是周鍾門人與予珪同習制舉於金壇鍾有書貽袁先生先生留衙齋讀書者山責之曰與平陽公書在十月杪如何今始來也傳第曰固聞有公書至洪洞晉露盤按之不鄞且有洶洶之言恐諸同人是以約諸同人不起至今乃獨來望先生也又數日洪洞貢士晉承露以考職來承露即前露盤也山頻以盧語質承露承露云有此言然非弟久之自明弟不辨也又一二日洪洞諸生郭新自武安縣來新即九子也與露盤莫逆皆見先生於獄中留十餘日去三月初蒲州癸酉舉人

韓堉來訪山山適不在寓中先臘月間家兄有字來云韓心知字堉會試從省中過大房帝賚兄往拜之不見當時堉在省中與愚兄弟修年誼潦倒似好友且有許多恐嚇之言云弟妄舉與巡按作敵今已如何傅氏兄弟豈復敢與一面耶山既聞此語因遂不復答拜日忽到手帕𧘝𧘝見堉堉一見問訊修前好贊論甚且拉至僻處低語云兄知弟何如人恨早中一科不得與兄共此義事弟亦山西人不得遊袁先生之門實可恥有家相公貽袁先生一書無人轉致須兄致之並引弟入室一見先生之面慰弟仰止之意家相公書中亦亹亹申弟意矣山因問過省時曾

見愚兄弟否咱笑曰實不曾見是立平宋老師問弟曰見傅家兄弟未弟曰尚未（宋立平即權時為山西守道）宋老師曰快莫要見案上寫兄名字曰此人要入京上疏與巡按作敵怎了得兄速上公車不必見之惹禍云云弟因匆匆來京不暇見崑玉也適來尋兄多日不見昨常拜之即出韓閣老書一函約山明日同往獄中見之次日如約山先入道咱意先生曰此人胡為乎來許見之咱見稱門生致向往之誠既去先生始告山渠弟拔貢韓莊會有一揭帖與我揭兄在都中不謹事予知其無亦不欲令兄見今因咱來始告兄可笑也出示之細字數百言

皆數山輕薄罵人云云後復再見坦碁道及家兄書中語云此何自來皆我弟猪奴才語也坦素罵莊爲猪奴才莊肥短而黑因付之一笑而別山時心少閑時有喻都小賦一篇因登游西山半月餘未至獄中候先生歸而聞刑部問理有日矣四月初間於都城隍廟問之設公案二坐於神坐前公案後各設屏一每屏北折二扇於神案前特不蔽神貎儼然臨之繫帖屏後各設長案三四張皆廠衛緝訪人各五六人先來置紙筆長案上聽審辭屏前刑部掾書之屏後廠衛人聽而記之每款細開各報本衙門問官東則刑部員外董承嗣山東人西

則刑部主司熊經江西人山生巾青衣立於司官旁係太原府事即前辨之問至舍弟止止不到先生曰傅山即其胞兄可問之山前對司官見山前領之曰罷了亦不問所以然至教官姓薛孫振參疏中名與此械到教官名不對使獄中問孫振孫振回云薛某即薛某也教官痛哭大言孫振欺君無禮一至於此奈教官皓首窮經選得寒官到任三月即硬捏可憐七十餘歲待瘐獄中遂大叫聖明皇帝城隍尊神而又大哭廠衛人於屏後擲筆掩淚矣問及陽曲縣一事是李雲鴻臨入京時以鈕印空頭手本投送孫振不知孫振誣塡何事封呈御

覽者先生曰此須李雲鴻來面質司官問李雲鴻是誰在何處先生曰李雲鴻是陽曲縣知縣現今朝覲在此司官即寫一提牌云即拿李雲鴻來對審時雲鴻實圖行取不曾提來（亦不知當時何以不到之故）竟審一日不了後日又審李雲鴻使一高姓者（本晉撫書吏在京周旋於李）連尋山云某某請說話山問先生雲鴻使人來要見山山可往否先生曰第往見之山遂往（雲鴻寓西臭河）雲鴻一見之爲不情寒温執禮甚恭坐定告山曰知張古岳否山曰不知雲鴻笑作河南聲曰連日只嗑口水兒了既而曰請兄來總在袁老大人上一言袁老大人培植某一場今幸在行取

之列前有刑部一提恐害某行取萬緡轉致袁老大人
始終培植再不語及雲鴻免刑部提問感佩高厚豈能
言山師以此事告之先生先生笑問曰王志旦在否渠
要說此當令渠門生王志旦在此說之渠告之渠門生
去而特以此事囑兒者脇兒也使我不得不依耳事已
大白師因兒來饒此奴可也遂不再提雲鴻後僅得一
刑部主事既而貲緣別徑得御史先生初亦不甚大難
後雲鴻及空頭手本下部乃從獄中撿得孫振私囑雲
鴻以手本關白學道者數書亦封呈御覽中一冊是送
錄科洪洞生員宋某者宋是科中式矣先生獨去此冊

云此生新中若呈御覽恐遂壞其科名耳先生於患難時忠厚作人之意如此再審一日餘事皆誣遂大白部爰書上先生得賜還閏四月末山辭先生歸隨得旨先生以原官起爲湖廣武昌道山五月抵里先生有書來請邀往武昌一覽黃鶴之勝山謝以違老母久不能去也旣武昌府王孫某刻馬世奇素修太史所著山右二義士記謂山與薛宗周也寄來山讀之愧汗浹背蓋山辭先生行後先生以此始末屬馬太史記之而楚王孫梓行之擬山裴瑜魏邵實過情也時學於國門立留社皆當時詞客贈山等古近體數十篇時學集爲一冊時學字天心爲霍州

知州兄乾學字天行順天宛平人萬
歷已未進士翰林院檢討江西主考而以馬太史素修
記冠於端秋慈波桂公一章督山西學歲試畢發落日
先唱山名動鼓樂且以花紅旌山之行云事師行義如
子當求之古人府學原舉有行優科二人本道格不行
謂行義尙有過於子者乎故特旌子令諸生知千古師
生之義山愧沮不知所來長跪大言曰郎此一事是山
西通省公義幸而天子聖明前道宗師事得白山不過
從衆奔走所謂因人成事者也豈敢貪公義以樹私名
宗師必欲以此謬旌而山以此謬當山不得以此自待
亦非宗師所以待山之意花紅纔及生身生必裂冠褫

矜而後已桂公頗作色巳之歸因草記始末題曰因人私記不敢粉飾一字欺人要名一時人情反復炎涼向背瑣屑笑人不勝載亦不載也

辨誣公揭

山西通省司府州縣生貢傅山盧傳第周培詵薛宗周李凱劉美胡來貢樊嶷荆光國韓莊崔嗣達程康莊張璞董緒楊永甯等謹揭爲學臣清介見糾禁繫已久乞主持讞案以存公道以服士心事竊維提學官師嚴道尊爲朝廷興賢能飭風化故命特予專勅比行衡文而外無復與有司事非若他錢穀之催科獄訟之出入得

上下其手魚肉民間者也其人公若私諸生知之明若昧諸生知之貪若廉亦惟諸生知之有其薦剡之而諸生不知其嫩者阿好也有其敗誣之而諸生不知其惡者則其爲譌言勿問之矣嗚呼敗誣而至於倣鄉之袁鎭國是之又一變矣袁教倣鄉幾三年下車先以天下名教是非爲誨導歲科再試盡瘁積勞往來盜賊戎馬間苦心摩研士往往售知一時貴介子不得與寒素較羸絀强禦之不畏或其罪耳若夫自處則方面憲臣蕭然一苜蓿廣文也孤身涖任四千里外蒼頭一人胥徒闃寂無所假威行戸工匠悉寛如有臣若此亘可質之

天地鬼神見諒見童走卒信及豚魚矣乃獨不容於一冠惠文者載鬼張弧嗟嗟太甚已先是諸生具奏銀臺三上三阻公車士再懇情陳得奉明旨諸生但手額聖明靜聽廷尉之平不敢再爲瀆陳然以身親見聞者平心言之當亦任是非名教者所樂聞也其所參疏一則曰庇劣徹鄉人士椎魯朴拙海內共諒無大奸宄有則覺察之輕降重革題參風紀霜肅槪見前之公揭中再則曰肆婪嗟乎曾謂袁也而貪吏乎諸細事可不言即開書院作養一舉首以俸餘葺先賢三立祠而進諸生於其內朝夕勸課蔬食菜羹與諸生共之不取給於官

府不擾及於百姓有貪吏若此者乎儆鄉災盜洊臻諸
生顛連實甚賴袁先後振恤不遺餘力學租常平而外
皆捐自本道舉寒生之涸轍待斃者保全實多亘所謂
師保而父母者也有貪吏若此者乎甲戌乙亥再見邊
警袁分守南城傾捐俸入修城濬濠教造火炮公家府
庫不動分毫而折衝告備有貪吏若此者乎且此皆袁
之忠貞自矢而淸畏人知者方今聖祖痛責苞苴宵旰
思淸節之臣以厲風教淸節如此而復饕餮坐之諸生
誠不知其於黜陟之典何如也萋菲多詞罥款狠藉冤
引無辜衆實有口一當庭質黑白較然固無待諸生擾

擾長安顧奉教君子鈞衡千古于是非淑慝之間不能
不重有辭耳月株蔓寒生窮民或鬻髗畝或鬻妻子顛
連千里幽蔽五城其閒羸者疾者凍者餓者呻吟籲痛
不忍見聞此尤仁人君子所急圖矜恤者也伏乞大宗
師主持國是昭雪孤臣上為朝廷勸清介之風下為人
士慰師表之望一時羅織平民亦得早圖生還三晉幸
甚天下萬世幸甚為此具揭上揭崇禎十年三月日

霜紅龕集卷二十九

霜紅龕集卷三十

陽曲傅山青主

雜著五

杜遇餘論

既謂之遇不必貪多此老每於才名之間必三致意焉吾雖遇之以此未必遇也庶幾遇之凡人家脊者此以單點點之但烙有黑圈者再鈔一本來好略加一二批語艮以此公詩何不可選若欲見博自有全集在
譬如以杜爲迦文佛人想要做杜斷無鈔襲杜字句而能爲杜者卽如僧學得經文中偈言卽可爲佛耶凡所

内之領會外之見聞機緣之觸磕莫非佛莫非杜莫非可以作佛作杜者靠學問不得無學問不得無知見不得靠知見不得如楞嚴之狂魔由於凌猝超越而此中之狂魔全非超越之病與不劣易知足魔同耳法本法無法法尚應捨何況非法非法非非法如此知如此見如此信解不生法相一切詩文之妙與求作佛者界境最相似

高手畫畫作寫意人無眼鼻而神情舉止生動可愛寫影人從爾莊點刻畫便有幾分死人氣矣詩文之妙亦爾若一七八尺體面大漢但看其背後豈不偉然掉過

臉來糢糢糊糊眼不成眼鼻不成鼻則揑塑匠一泥人耳微七八尺即十丈何爲

韓文公五言極力鍜鍊誦之易見其義杜先生五言全不是鍜鍊放手寫去粗樸蕭散極有令人不著意處而卻難盡見其義然予人神解不在字句中此處正是才之所關文公必不能也

曾有人謂我曰君詩不合古法我曰我亦不會作詩亦不知古法即使知之亦不用嗚呼古是個甚若如此言杜老是頭一個不知法三百篇底看宋葉氏論八哀詩眞令人噴飯吾嘗謂古文古書之不可測處囫圇教宋

儒胡亂鬧壞也然本不可壞解者至今在終不隨不解者瞎圪塔去近來覺得畢竟是劉須溪楊用修鍾伯敬們好些他原慧他原慧董潯陽亦不甚差

風雲雷電林薄晦冥驚駭膈臆蓮蘇問文章家有此氣象否余曰史記中尋之時有之也至於杜工部五言七言古中正自多爾眉曰五言排律中尤多余領之文記事體不得全無面目詩寫胸臆閒事得以叱咤斜挈耳然此亦僅見之工部他詞客皆不能也七言古中晚唐如盧仝馬異亦自命雄奇矣卻如風雲晦冥處其所以然處不無撐拳努肚之意而本非天地陰陽之轇轕也

若有老先生見吾此說又要搐我說詩不得性情之正
吾亦知之吾亦知之此因論文章中有此一要氣勢耳
豈專云詩俱當爾耶
具隻眼人說杜工部不會點景我說爾錯擡舉他了他
會那個來只不會點景
我老盲摸揣只覺好却又醒不得聽著又有說不好底
我又醒不得奈何奈何
絢有專學老杜者却未必合有不學老杜愜合此是何
故只是才情氣味在字句橅擬之外而內之所懷外之
所遇直下拈出者便是此畿不但與外人說不得卽裏

邊之外人愈說不得

霜紅龕集卷三十

霜紅龕集卷三十一

陽曲傅山青主

讀經史

學解

理本从玉而玉之精者無理學本義覺而學之鄙者無覺蓋覺以見而覺而世儒之學無見無見而學則瞽者之登泰山泛東海非不聞高深也聞其高深則人高之深之也故訓覺之爲效似矣而始終乎人拾級而卑之至於效先覺而效始不至於日卑其所謂先覺者非占畢訓詁可以爲童子師而先之也乃孟子稱伊尹爲先

覺其言曰予天民之先覺者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樂堯舜之道學也而就湯伐夏以救民則其覺也覺桀之當誅覺湯之可佐故幡然曰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堯舜湯也堯舜湯者殺桀乃所以爲堯舜也是覺也誰能效之誰敢效之不能效之而文之曰非其時也其時矣而不敢效之曰吾聊樂堯舜之道世儒之所謂學也病老子者曰絕學老子之所謂絕者絕河之絕也學如江河絕而過之不沈沒於學也覺也不沈沒於效也覺也荀子非子思孟子輿氏也曰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博雜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

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詞而祇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荀以此非思孟則不可而後世之奴儒實中其非也其所謂案往舊造說然也僻違幽隱則儒無此才也閉約不解則誠然也奴儒尊其奴師之說閉之不能拓結之不能觿其所謂不解者如結襀也如縢縢也至於才劇志大猶不然本無才也本無志也安得其劇大本無聞見也安得博雜也溝猶瞀儒者所謂在溝渠中而猶猶然自以爲大蓋瞎而儒也寫奴儒也肖

之後而不可語於思孟也思孔氏喪出母而思則令子上不喪出母其著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而子思亦以有禮無財有財無時言之其義猶乎道隆从隆道汚从汚而以其爲母也難乎直情行之故支吾其詞若子上之母則思可徑行者也故不令白喪之其於先君之言行何如也孟子則於共主在上之時汲汲焉以王道倡於諸侯特時非桀於湯之時耳若周末之王有桀則孟子必爲伊尹以相湯爲事矣故當時自齊晉狎盟之時如管仲五霸不過相其君以尊周攘夷爲名蓋亦以其上非桀也若上桀則桓文得孟子而相之亦可以湯矣故

孟子不屑於霸而上又非桀傳食諸侯以明王道志可以爲大材亦可以爲劇而云造舊說爲五行則大謬也孟子之學而覺者也覺伊尹之覺者也無其時也其言曰武王好勇公劉好貨大王好色其於孔子之言又何如也後世之奴儒生而擁臯比以自尊死而圖从祀以盜名其所謂聞見毫無聞見也安有所覺也不見而覺幾之微因難語諸腐奴也若見而覺尙知痛癢者也見而不覺則風痺死尸也至於不自覺而覺其所覺以我之君不如其君也君尤可以義之合否異也以我親不如其可親而願爲之子也子之不孝於親而欲親他人

亦或有之以我之妻妻於我不如爲其妻也旣妻我而或得妻若我亦可以爲狎昵之私快妻而因以自快可以詫恐鄉黨宗族也

禮解

人有父死而哀毁廬墓幾至於滅性者而孝之名歸焉鄰遂有其母死而亦效其哀毁以幾滅性蓋知孝之爲美名而惟恐不似其喪父之人人亦羣孝之如其喪父之人及問其母則其父之再娶而卽以其女婦若繼母而實婦之母視其父如婦翁者也不知其哀毁之何所能致也故非其孝而孝之孝喪世世亦喪孝猶非其忠

而忠之忠喪世世亦喪忠非其親而親之曰禮也非禮也而不親之非禮也禮也非其君而君之曰禮也非禮也而有不君之非禮也禮也夫世儒之所謂禮者治世之衣冠而亂世之瘡也不知劀刮其根而以膏藥塗之又厚塗之曰治瘡之禮也不柄亢鉅以足民之耳目而脂韋跪拜以貪其利祿曰治世之禮當如是禮喪世世喪禮禮與世交相畏也悲夫仁義知信之文以文論之無從金者獨禮有以金而爲鑩言乎其能鑩鑩聲也來改之反俗謂撓而來之而翦除之曰鑩從其聲其義之必不苟與存且轉而爲裂之䴵也聲者皆取乎務務也

者釐而正之然後爲禮也故君禮也不君𨰽也知𨰽而後知禮而後復天地之節也習跪拜進退而苟圖利祿者又膏藥之曆也不欲以爲瘡相與蔽其無血而已

無妄解

袁彥伯贊麗統士元曰綢繆哲后无妄惟時註引易无妄之行窮之災也此註與本文最不關涉　易无妄兩字以物與无妄看本兩好字自彖傳无妄之往天命不祐行矣哉翻令人不知无妄爲何義矣所以鄭註如彼後世因而曰无妄之世則无妄公然兩賴字其匪正有眚者乃不利有所往若正而往何不利之有无妄之往天命不祐行

矣哉愚謂无妄之往天命再不爲祐天下再有可行之
時已耶此云无妄維時亦自難解不知單說時爲无妄
之時耶抑謂无妄惟其時之所當爾卽爾耶以下三昭
覇甚言之則是時取劉璋之蜀取之非妄也註引窮之
災全謂无妄不宜有心行也殺楊懷高沛而造成都妄
耶非妄耶以此說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全相倍也初爻无妄往吉象得志也是本此无妄之德
以往自然得志而吉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四語
頗似對璋璋爲邑人而昭烈爲行人象之行人得牛邑
人災徑全爲此舉謀亦可笑也无妄之行窮之災若以

我往彼亡之義解之則近若但如本文則无妄是一步行不得時矣益知義之深微必不可以其辭死指之觀變玩占四字亦不全指所得之辭爲占占是爲何事當何時遇何變內外貞悔人我幾宜兼有之也

鄭康成解无妄猶无望大失經義或因春申君傳朱英之言无望而國策作无妄本義謂不期而得即策之寫无妄仍是无望之義如彖詞无妄之往豈以无妄爲不正之義耶蓋承上文其匪正有眚之義來謂挾此匪正之眚而當此无妄元亨利貞之時想要往何處去幹其事耶卽欲妄行天命終不祐也昭烈之行旣已爲天之

所祐其行似匪正者然漢尚當有四十年之餘烈於𤨏
似不正者天實以正命之故云无妄鄭康成之解之謬
不必疑也

蠱上解

蠱上不事王侯惟巢許卞務下而子陵牛牢足以當之
王侯皆貞正崇高聖賢不事乃爲高尚其餘所謂王侯
者非王侯而不事之正平等耳何高尚之有苟圖衣食
之人看其所事者爲王侯自命爲攀龍附鳳之人故便
以高尚無用之名遺人其實以用世之才自命耳

講遊夏問孝二章 甲午十月

曰無聽有所感而問子游子夏問孝二章傅山曰論觀
不敬何別色難會是諸義則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
孝之道益明不則天下之窮乏子弟皆不孝人矣坐作
拜跽不足語敬愉色婉容斯可語色參觀於孝經故親
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文王觀人中色沸聽之言而
人子之眞敬眞色鼎烹瓦缶皆所不關四十二章經佛
告出家沙門之言也儼僧章終之以凡人事天地鬼神
不如事其二親二親最神也精乎哉言論親而至於神
則人有見神明不儼然恭謹者乎故家人易曰家人有
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天恩之厚天威之懍夙夜匪懈念

玆在玆是以人子有視膳問安晨省昏定之儀云禮也禮多則不親猶之乎亢踞乎禮也者天而晴霽人色舒和天而風雷人色斂肅其作敬之色者顧卽其作和之色者也謂畏而有不愛愛而有不畏則驕惰之子果皆眞能愛其親者邪文王日寢門三聖人則亦爲人子觀美耳矣故畏而知愛愛而知畏事親之義備矣蹶市足諓以驁兒則撫慰大親已矣郭象曰明恕素足也然亦無有謂親恕我而故數數蹶親足其可者諸有小過于親者恃愛不自懲一習卽至于十百千徧以爲常矣不知高天厚地何時何事不容宥我而憒憒不自知也閔

子之孝聖人稱人不間於父母之言故孝子必致親無
難言不止難言期無難色難意而充類至義之盡至於
親不作難夢而眞誠通於神明矣幹父之蠱幹母之蠱
不同其訓又聖人衷度于父母之情之欵之當有異宜
者而人子可有蠱心於其父母乎竊嘗論之頌虞舜之
孝者輒曰父頑母嚚舜聞之當何如痛心也以舜視其
父母皆聖父聖母故號泣怨慕而孟子善爲發之不得
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而謂舜有頑
嚚父母之心可乎故人子決不可有不是父母之見微
有父母不是之見而諸任情放肆敢于得罪者其心以

爲我之是也隱而無犯對事君者之微辭耳若夫孝子不惟無犯亦復無隱隱也者有過其親之心者也幾諫之道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又敬也者亦云父母不從之時易於憤懣忘其初諫之誠故申之曰又也而莊子方外之書其言曰至仁無親不知者駭之矣而迺曰此非過孝之言不及孝之言也此卽所謂元氣渾淪孝在其中之旨蓋在中者無孝之名之時也故又微其說曰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夫子有是非於其親則不能忘親矣親受是非於其子則亦不能忘我矣夫忘也者眞也父母之于子未有不眞者也而子之于

父母容有不眞者矣故色眞敬眞唐園親腹親樂鼎養親腹親樂色不眞敬不眞唐園親腹親不樂鼎養親腹親不樂又嘗論之立身揚名顯親於後世顧云孝也而不若及事其親之時服勞甘滫愉色婉容之爲眞孝之眞可以得其親之歡心也嗚呼人不思及承顏之時冀得親之一歡一笑而但期博一身後之名於其親也推是心也則必有賊其親之心者矣是以孟子求舜之心至于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則舜誠無樂得其壽位名祿之心也太眞非不孝子也而李卓老之論出有不能爲太眞釋者太眞之心亦有不

能自爲釋者故不得已而徐庶其人也周虓其人也何

也其後無可悔也臯魚之泣悔而已矣夫人之于人也

不可遺一悔之端而人子之於親可遺一悔之端乎復

之初日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是未嘗言孝也而可取之

以言孝何也復也者仁也天地之心也即父母之心也

即人子之於父母之心也夫人子自有知識以後未有

無過於其親者有未嘗弗知知之未嘗復行尙何悔之

有是復也不宜頻頻則不勝其悔且復有不及悔者矣

無疆讀易者也遂及于易之復復則未有不愛者也復

則未有不敬者也

敬字从苟从攴苟从芊有虔丮兩音攴卽攴作教刑之攴芊知跪乳者而又加以攴敬義自著卽養字古文本从羊从攴而爲敉羊其聲加攴成義亦去敬之義不遠若以今隸書訓但云羊畜肉之美厚者以是肉食之則可謂能養其親者矣敬不敬無論矣以是知古字之有不可廢者色从人从卪原不單指紅白喜怒之見于顏面者故色須通體觀之卽面眉文飾和靄而手足肢體不能安詳中道違心之氣立見是可欺父母者乎所以謂之難也卽父母不覩兄弟行輩覩之行輩不覩而僕役覷之卽人皆不及覷而自意覷之夫至于自意覷之

而難之爲難益著難易之難與患難之難一字何也由難之者而去卽入于難故人當作㬝色之時當下已造乖戾之難矣是色施諸人已非誠道況父母乎事親之道在于反身之誠色之難于誠也事親者不可不讀心地觀經養子方知父母恩是七字眞誥嘗謂人子于子之安和時尙不慼若當子有疾病之時呼天籲地魂夢怔忡而父母之苦極矣若于此際能一遡照此身之承父母明禱默祈不知凡幾十百千苦矣所以有父母惟其疾之慐之訓無彊一卽前中寒病困數日慐形于色言之情深此益知父母之恩之際也無疆性善又嚴于庭

訓者豈復不知此者而山及此山私痛山童時數得怪異之證驚憂吾親不可勝道迄今立身揚名者何在而猶復令八十老親當如此驚憂即老母知義山敢日憂親之憂乎事有不得已責有不得辭情有不可道人子之性之遇亦有幸不幸哉故讀史至于金元而簡編之興矣及乎孝友傳眞情至性實繁有人迺知此段天性無間污隆常變而不可息金元時之孝弟與漢唐時之孝弟者同一心也他事有不可爲而此事無不可爲他事有欲爲而不得自盡此事無欲爲之而不得自盡也當此窮時薄具米鹽關門幽巷日夕承顏餘暇讀書兼

復小修藥物以備老人調補之需門外龍爭虎鬭驢舞猴翻塞耳閉目不見不聞亦可以爲孝子矣吾儕易之

霦按此時先生在獄

五代史

五代史歐公極其筆力鋪敘之波瀾縈迴處亦可觀然有習套不自知滿滌數章之中往往相似卽令人易窺盡底蘊此亦氣運注之吾擬薄删削尤靡面於稱謂不當者盡深塗易之以正名歐公數數言五代亂極矣而刑亂用重典之義未盡其人其事本不足係正史彼時又無眞正天子可以因而予奪者執筆之士幾乎帝矣

帝則奉天討伐撥亂反正歐公正未充類至義之盡也諸所云某太祖某帝某宗盡宜削去而先立一例著明後皆書名理也五十三載之中凡在史册中有廉恥者不多見有則當大立傳贊如一行傳取義極不可少惜乎入皆平平無甚奇節高行足發一時憤懣者王彥章粗莽俗漢亦僅死事耳特立死節之目全未推敲於所事所死者爲誰也五代梁爲唐賊其人之所欲誅夷者當不難見而歐公以節予之不知何以異於死事諸人也裴約劉仁贍其立心知義却有足取於鐵鎗者然出處皆不足論昔人所謂臣亦擇君原不僅區區禍福之

訐名可言言可行永終無弊歸妹之象仕進之箴也

一行傳

五代一行傳鄭遨與李振善振爲唐賊明著而遨不論潔身何居豈但一不仕而卽可與潔耶遨雖不受振援振竄而遨復視之何親於賊爾爾卽初未敗露或有一節足期因與之厚而旣較然賊矣尙齗齗脩舊誼何其不知大義也若遨果知義唐昭宗弑後有力當因其厚而來也一盃酒閒亦可數其罪而殺之不難也無已則絕之可也當時人見千里遐睎益高其行者聾瞽人耳歐公此處亦恕過未深覈也李振可惜爲抱眞孫尤當

爲抱眞殺之者然遂非殺人才絶之則無可議矣此事在郭先生瑀做一合也

李絳傳

讀李絳傳當唐憲宗時直言無避可謂賢相一卒募兵赴蜀不防官者楊叔元之泄憤起釁倉卒遇害方知當局之人盡可不必必不可必不必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募兵安可不先爲之地哉即萬斷叔元何補張鎰之不討李楚琳同此疏略劉鄩何足言然而一步一計不可不用其密策張惟孝材幹實不可測當其時不肯遂致其身者非過也

書宋史內

一切文武病只在多言言者名根本無實濟而大言取名儘却自己一個不值錢底物件買弄偷斫猶可言又不知人有實濟亂言之以沮其用奴才往往然而奴才者多又更相推激以爭勝負天下事難言矣偶讀宋史暗痛當時之不可爲而一二有廉耻之士又未必中用奈何哉奈何哉天不生聖人矣落得奴才混帳所謂奴才者小人之黨也不幸而君子有一種奴君子教人指摘不得

霜紅龕集卷三十一

霜紅龕集卷三十二

陽曲傅山青主

讀子一 老子 莊子

老子十三章解

驚寵若驚辱可以言申之則申之以得失身貴若身大患則不必以言申之不申貴而但申大患大患者有身也既有身矣而身復有貴患之患者也聖人不得已而貴有天下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不可爲而不可不爲所謂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不自貴而此則貴之重也不以身輕爲之不屑屑多事貴以爲重則愛以爲惜也不

搰搰焉勞也不屑屑多事則身可以爲天下之所寄而身亦可以寄於天下不搰搰勞則身可以爲天下之所託而身亦可以託於天下寄託聖人之所不得已也所以身大患之道也貴以愛以之義散見於五千文而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甚不可爲則其著者矣故行隨呴吹强羸載隳皆感之甚也奢也泰也則去之去其爲之心也甚虞其不如堯舜也奢虞其制度之狹小而泰惟恐其否也若夫儒家所謂服御宮室驕盈侈費之甚奢泰也聖人去之久矣道者不慮也

老子二十一章解

著矣哉的之指而卒不可的而擬之而如可因之持之
一不化者也髒容以大德能容文之詁於雅也非老義
也老義形容而已分其得於道者而形以造形所從者
非稽也從道來也道合首止爲文人之頂踵之義也物
也而有非物者傳焉非物之物道之爲物也恍惚象物
象似之矣而不可得而確之以窈冥之精非假而或然
或不然者自初有一人以至于今傳之不息以至于有
我之身者其何物也耶此道也傳之於父父受之於祖
祖受之於曾高父溯而上之徹於天天大父也自大父
而傳之不知歷幾何父而有我我又爲父矣故曰衆也

悶也者歷也非禍也其惚也恍也从心从火心亦倒火也皆陽也母不得而與之莊子可以爲衆甫父甫即父父即父从用父之用也徐無鬼之末曰頡滑有實古今不代夫頡魁然其爲獨而骨之本諸水也其亦揚摧之罪也乎　忄古文心

寵辱若驚節

蘇注貴身如貴大患說得不圓只照寵辱句曰身貴如身大患則得之矣

大道廢節

原說得是渾淪未破時事

絕聖棄智節

世間底事好看在爻壞事在爻及至壞事了收拾又在爻爻不可以偏辭惡也

爻也人而乂者也乂即五字也五之從㐅横㐅皆謂之五曰十數中之一从一至三皆不交唯至於乂謂東西南北之氣皆交於中也十又五之重者也乂邪十十正乂以十加四則成米八方備矣四正四隅皆交於中如輪如轉中之交處不可舉而名之曰一也二也矣所謂中宮八加中九矣並不見十之名故十藏於五而九以運之

一三五七九天數之中五二四六八十地數之中六天五地六合成十一五臟之數皆以中之土臟運之交也河洛之圖書變化百出不窮皆中於五五土也土十一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名字卽首章名可名非常名之名

希言自然節

此篇從無妙解以其看同不得耳蘇注不幸而失解大非義失字本不易解而皆撈摸說之如何可解

靜爲躁君節

老莊聖人非以靜爲勝故靜也萬物不撓於心故靜此是聖人學問成就後之言若初學人還須知靜之勝處不則荒蕩無主轉更日見其失耳

道常無名章

公之宅破句讀之曰道之常無者名朴也雖小天下不敢臣謂看得天下雖小亦不敢有臣之心臣之則亢守朴以待萬物之自賓而已若自大自尊則天與地不相合矣故下文即曰天地相合云云如注不敢臣道亦說得去但無甚滋味始制有名制即制度之制謂治天下者初立法制則一切名從之而起正是與無名之朴相

反無者有之朴者散之而有天下者之名於是始尊聖人念斯名也非本初所有也亦既有而已既如既而之既與常無名之初遠矣正是名可名非常名之名也不可語於天矣天法道者也此處仍當云侯王將知之不云侯王而但云天者王原法天也亦將知之謂知名之不可以臣天下而不敢驕亢如天道之下濟豈復有危殆不安之事下之川谷江海仍足前義而已但亦將字而下得躍如不徑曰知而曰將知猶曰其未必知也後世之據崇高者只知其名之既立尊而可以常有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夫惟病之是以不病不病卽不殆也夫之將知正是知不知耶偶因河上不快輒多斯言倘有別言穿之鑿之再闢

無名朴卽後三十一章無名之朴也曰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此之亦將卽亦將知之之亦將也謂以無名之朴鎭民倘是有意補救之意并此無名之朴亦將不欲有之不欲則還道常無爲矣故前亦將知此亦將不欲並知之而無矣

上士聞道節

山於此章恰要以下士爲得道之人何也勤行者崇有

者也若存亡者參之於有無之間者也大笑者無可行矣何處勤之有無了矣又何若故但大笑歌歌解頤原來如此下十二言皆下士不勤不存亡之用故若昧至於若偷無隅至於無形下士之不以上自見自貴者知之水處衆人之所惡而不爭者也

夷道若纇節

直是平易不自異於人也荀子解蔽篇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可以爲此句影子吾謂此解頗的

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節

生者出於土蓄者竝於田形者开以彡成者丁與戊生之蓄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八字中惟亭毒兩字最要緊毒字最好最有義其中有禁而不犯之義又有苦而使堅之義王輔嗣注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植總是模糊擬度呂註作成之熟之非是

治人事天莫若嗇節

人不能早自愛惜以易竭之精氣儘著耗散及至衰朽怕死時却急急求服食之藥以濟其危不知自己精氣原是最勝大藥早不耗散服而用之凡外來風寒濕暑陰陽之患皆能勝之此但淺淺者所謂最易知最易行

而人不肯耳

　治大國若烹小鮮句

不多事瑣碎也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句

蒞臨之而不翻也反此則以術翻播天下矣法令滋而姦宄多使人斯鬼矣以人之鬼感鬼之鬼鬼始得大作禍福於人而神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句

何以見其鬼之不神也就其不能傷人處見之非其鬼不神下云其神不傷人非又以神字對鬼字此神字如

封禪書小鬼之神者之神總之足若烹小鮮之義簡重不苛人安鬼安而已鬼神之義如秦誓地天通之義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句

非其鬼之神不傷人由於聖人亦不傷人若聖人傷人則人將逃其傷而乞靈於鬼矣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句

兩不相傷語氣似乎謂鬼之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故曰兩耳但相字似多又似謂鬼與聖人爲相者然義實無此不相傷畢竟是鬼與聖人皆相於人也爲得德交歸焉句河上解恰好云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

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神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但保其精神字未穩當云鬼得靖其微顯可矣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節

欲上人又似欲人在上也欲先義同不必看作我欲上人先人也亦不妨下處上二句雖謂實在上在前而心實不敢上之前之亦通

聖人果何樂乎上人先人而欲之不得已而上作之君先作之師上之者欲其人之安於下也先之者欲其人之從於後也若處上而人重之則民難戴處前而民害之則民不利皆非天所以作君作師之心下之後之爲

民也非自爲也不然則以虛嘴甜舌卑躬劬勞哄著做

帝王幾時是下場頭

若不細推樂求不厭之義則是聖人以鄉原之法騙帝

王之位耳民若無樂推不厭之主則時日曷喪而亂矣

故以樂推驗聖人之在宥耳

和大怨節

此章並不須向深而文說只就怨上說去恩怨雙忘是

句最渾帳話不則除是佛許道此不則是私恩私怨遇

公道處不得行其私謂之妄干此實實說向怨上怨毒

之於人甚矣必不能和和是勉强胡鋼之舉耳其心果

能服乎如甘盋淩統一節言之甘是兩陳不得不然者而統能忘之乎仲謀過於調和統不能忘也聖人執契之說只是論屈直且如以君子以一公義殺一小人小人也要怨其屈終在小人天必竟是與君子也聖人只得炤天行法

莊子天地篇泰初有無無段解

陰陽交泰之初何所有乎有無而已別無所有然無而有者無可得而名確乎其有一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不可聞不可見然萬物之生者皆由得此一以生是之謂德溯此德者則我得之父母父母又得之祖父母進

而求之則不知何人之父母之父母得之天地之始爲人之時而延之於我之身生生世世業識識業日遠於德故循性而修之以反於得以生之德德之至者一切有爲之法皆消融於烏有幾幾乎並未形之一亦不可得而名之所謂德至至則同於泰初之無有矣損之又損以求至乎其眞之實功也郭注無不能生物昧於始矣老子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段是莊生實有下手處昔人混混說去

泰太異乎不異也天爲一大太爲大一一卽天一生水之一一水也氣也泰上从大下从水水卽一也中加廾

而爲泰老子所謂抱一也廾有反廾之義不敢失其一
也於太之不用艸者有天人之分耳
明乎泰之義否字則不待釋矣否上之一卽泰下之一
否則亢而止之上所謂下不來也加之以口愈言愈遠
與太反矣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窮極不反所以否也夫
亦愈知一矣
未形者有一不熄未然而行且然者謂之命根此命原
動而不停若停其動者卽生物矣
同乃虛虛乃大合喙而鳴喙鳴仍合喙合處如天與地
沓合處不可見而有不斷於其中者緡之貫錢緡之鈞

淵無智若愚不明若昏昏也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之妙也有夜行之道矣

莊子徐無鬼篇末一段解

傳云注者卜度不中之公之侂又卜度之而不能盡而回復其所謂大陰解之而不得其解於大陰又曰解之似不解卒之以知之似不知而於所謂大目大均大方大信大定不再及之蓋大定卽所謂知之似不知者耶而炤似乎其目也樞似乎其均也信則有實不代而又不臚之而終焉曰闔不亦問是已是信也崖之不可以有無微乎其體之大方而無隅者乎體者性之踐也踐

之也者有不踐也所以盡之有天而始之有彼仍乎其大一之知而已耶金則排而揀之文則沫而濺之連扑而及之不及之不及之及之鄙儒小拘之文必揭揭弟之以爲倫以爲脊讀此而迷不知所繹曰是文之無法度者也夫深世故而淺天行者吾莊子而已矣吾之也者私也能公諸人故不得不私也私者天也

莊子天下篇泠汰於物數解

泠汰二字卽有選則不偏之義又似物原有泠者謂其才之薄而不可大用者有汰者謂其才之奓而可侈用者亦任其物之自泠自汰也

椎鎚也拍打也䡊聲如丸斷聲如搏又如宛如湍總是去圭角之意之聲所以下文即與物宛轉一句後又云常反人不見覿不免於鯇斷謂常有與人相反者當爲人所著眼而卒不見覿於人由不免䡊斷以去圭角也鯇即䡊字少訛傳寫以車作魚中之田字易混耳義無差互也

霜紅龕集卷三十二

霜紅龕集卷三十三

陽曲傅山青主

讀子二 淮南存儁

原道訓

柝字文曰柝八極注音托開也傅山曰說文判也本作㭊今爲擊柝之柝矣擊欜之欜原作從橐

芃文曰禽獸有芃注蓐也無音傅山曰說文蘭莞也從草凡聲詩芃蘭之支毛傳草也

强勝不若已者至于若已者而同柔勝出于已者其力不可量傅山曰本之列子黃帝

其子爲光其孫爲水傳山曰子光孫水句奇妙
適而不變靜之至也傳山曰適而不變四字妙若變而
不適難矣
立伏文曰履危行險無忘立伏注曰立伏道也傳山曰
伏字伎字易混不知此字的爲何字
釣謝鶺鴒之爲樂乎傳山曰射只可加之鳥耳上一釣
字無著或有脫字
滔叨音叨文曰耳聽滔叨奇麗激抄之音注激揚抄轉
皆曲名也傳山曰叨玉篇從力注魯當切强力也叨字
從刀力可切擊也亦不知此爲叨爲叨又似叨字而高

不解又曰新而不到注則明也遲似𨑳字矣

瀼瀙音倘校文曰霜雪瀼瀙注霜雪貌傅山曰水從靡聲而音校大乖疑是㩁字之訛耳玉篇又彼切流也

眭音桂䁛音營文曰眭然能視䁛然能聽傅山曰眭平聲此音桂䁛音同僚䏑脂也而此音營玉篇有覺字子并切注覺然能聽䁛或卽覺之訛廣韻有䁛字下從目惑也既言能聽似當從耳不見聳字

共工與高辛爭爲帝注共工以水行霸于伏羲神農閒高辛帝嚳傅山曰羲農之閒去嚳尙遠不知何據與嚳爭也本經訓云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注共

工水官名柏有之後振動滔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堙
卑以害天下也空桑魯地名兵略篇顓頊常與共工爭
矣注又曰共工與顓頊爭爲帝
連嶁列埒嶁音摟文曰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
注運行枯病也連嶁猶離嶁也委曲之貌列埒不平均
也傅山曰此段本曰病狂者而語意似謂偏廢不能行
者之態何也
形閉中距傅山曰四字寫務外迷性之人可憐

俶眞訓

楊權文曰物豈可謂無大楊權乎注權音鎬揚權無慮

大數名也傅山曰句法似用莊子徐無鬼篇則可不謂有大揚攉乎篇末小字注揚舉也攉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郭注則曰攉而揚之有大限也呂注曰揚謂□其幽攉謂扶其實也循本揚者舉揚也攉者反覆手也當舉物對答以手反覆指陳之也其說與可不謂有四字義不相炤顧高注大數名也郭其取大數名之義而云大限也然以揚攉古今之語考之似舉揚核實之義爲長而于本文之義不合淮南之文曰若藏天下于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物豈可謂無大揚攉乎莊子之文曰其閒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無崖頡滑有實古今

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擢乎 缺 不亦 缺 是
已文 缺 皆提撫不定不勝翻騰其解也
攙搶注攙搶彗孛也杓北斗柄第七星傅山曰攙搶是
妖星而斗柄如何與並言其爲害也
跂躍撢掞挻挏摸蘇傅山曰跂躍不過謂扳援奔競耳
齟齬不正非也跂躍之人豈有齟齬不合之處撢卽探
掞猶剡之快利挻是硬入挏卽挏馬酒之挏大槪謂奔
競之人或偵探鑽刺或徑進與之骨董之意蘇讀索聲
之自然卽挙是蘇之開口者下文有挻挏萬物恰是說
道妙矣與此不同

蠎音跋傳山曰音跋聲遶
天鈞傳山曰以天鈞爲北極不知何本
臺循注循大也傳山曰愚意作高字亦通劉熙釋名臺
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
揣丸變化傳山曰此不當如常讀揣摶之揣當讀如摶
蠃瘉蝸睆傳山曰瘉似蝓字之訛睆字不解
景柱傳山曰不解是何語何義後繆稱篇曰列子學壺
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注先有形而後有影若鴻濛則
無形也
襲九窾重九㸃傳山曰音義俱不解

嫥捝傅山曰専卽摶義

㒓傩離跂注傩徯徑之徯也傅山曰玉篇胡瓦切角貌

㒓玉篇莫蘭切忘也與此義乖

消搖揮捎仁義禮樂注言未能行仁義禮樂傅山曰莊子逍遙本卽消搖此言未能行仁義乖似形容仁義禮樂者之非自然也

不免于儡注音雷謂身不見用儡儡然也傅山曰身不見用如何謂之儡儡然

天文訓

四維東北報德西南背陽東南常羊西北號通傅山曰

二陽字必有一譌注言號始通之亦不可解

漢文曰茂封嫫注茂蔣草也生水上相連持大如薄者曰封嫫音築傅山曰薄字疑嫫音築者卽蘽音然從難省而作築者又異耳說文嫫忍善切卽近築也

朏文曰日登于扶桑是謂朏明注將明也音窟傅山曰月三日生明之朏本音斐廣韻去聲隊韻日向曙色也音如配玉篇曰部有昢字音滂佩切向晴也是從日者正說文朏字普乃切又芳尾切絕無近窟音者作窟音者玉篇肉部之朏字臀也廣韻月韻有之與玉篇同又曰一作脳然則此朏字當從日卽廣韻去聲收之作朏

者亦曰之小譌耳

斗指巳巳則生已定也無注傳山曰此巳字卽已說文巳巳也陽氣巳出陰氣巳藏律歷志巳藏于巳上音以下音似毛氏曰陽氣終于巳故又爲終已字史記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是辰巳之巳皆可讀爲已然之以也

太陰歲徙辰傳山曰太陰不言所以謂之太陰者爲何又曰太陰所居爲厭曰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又曰太陰小歲星曰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前有斗杓爲小歲之言矣獨不及何者

爲太陰史記曰太陰在卯穰注歲後二辰爲太陰不知
歲後二辰何說此又曰靑龍天一爲太陰不知是一是
二

墬形訓

崑崙琁樹琁音窮傳山曰琁當作瓊卽瓊亦渠營切與
窮字全違東庚二韻不大分別在漢亦爾琁本璿字音
如旋說文琁字注瓊或從旋臣鉉等曰今與璿同讀說
文而知高注音有本也但輕重閒異

直夢傳山曰注都如夢

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注膏豕熊猿之類

無前肥從前起也指牛羊麋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傳

山曰指是脂之訛肥以前後起之義不解

肅愼文曰凡海外卅六國自西北自西南方有修股民

天民肅愼民傳山曰若以邪與肅愼爲鄰之言論之肅

愼自是東方之國非西方也

寑生海人注寑音演寑人之先人傳山曰寑從宂從友

音演不知何取此段文最奇惜無注

水圜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注圜折者陽也珠陰中之

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傳山曰愚嘗疋管子侈靡

篇玉陰中之陽爲陽中之陰得此注益信無妄

時則訓

萁支孟春爨萁燧火注取萁木燧火炊之音該傅山曰

萁豆稭也此木不知的爲何木

通精傅山曰通精不知是何等疾醫書有通睛

官少內傅山曰印譜有少內兩字

覽冥訓

魯陽公戰酣傅山曰戰酣謂戰之酣也合樂何理合字

當訛

燕雀佼之注佼或作詨音交傅山曰說文佼好也本作

姣從女廣韻佼女字也小補又古肴切又胡茅切又古

孝切又胡教切詨古教切叫呼也又胡教許教二切又
平聲虛交切
西姥折勝注西王母折其頭上所戴勝爲時無法度傳
山曰西母亦何與人間事亦爾憒弁耶
黃神嘯吟注黃帝之神傷道之衰傳山曰黃帝解爲黃
帝之神亦無義
瀷文受瀷而無源者注雨潰疾流者音敕傳山曰管子
泉踰瀷而不盡薄承瀷而不滿注瀷湊漏之流也說文
潩水出密縣與瀷同玉篇本說文廣韻瀷水
羿請不死之藥傳山曰淮南本好神仙而此云不死之

藥所由生爲之著述者亦有義哉

精神訓

肺腎肝膽傳山曰肺金肝木此獨謂肺木肝金

膽雲文曰膽爲雲注膽金也金石雲之所出故爲雲傳

山曰膽亦木府此謂爲金膽雲字頴

子求病傴僂脊管高于頂腸下迫頤兩髀在上燭營指

天注燭陰華也營其竅也上指天也燭營讀曰括撮傳

山曰解全不解此本莊子大宗師篇語也子輿有病曲

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于齊肩高于頂句贅指天句贅

頂椎也句猶節也椎骨二十四節贅言其形如贅瘤也

此燭營讀如括撮聲義俱不知何本

得茠越下注茠蔭也傅山曰茠字音與薅同而此義則息休之休音亦當休矣從草從木不礙其爲休蔭之休也越卽樾去木耳

噲然得臥又曰修夜之盜非直一噲之樂也傅山曰噲樂不注其意說文噲咽也讀若快一曰嚵噲也嚵噲之義不解而嚵字注曰小啐也啐字注曰小飮也然則嚵噲是得酒而小咽之也以饞與讒同是嚵於酒也此謂不得臥而一臥之猶不得飮而一飮之也詩噲噲其正注噲噲猶快快此噲然卽快然耳

終身爲悲人傅山曰五字說得昧道之人可憐

本經訓

逮至衰世鑽燧取火傅山曰燧皇之世已衰耶

專室注專持小室也傅山曰專持兩字不解持或特訛猶獨也

充忍文曰德多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傅山曰大概卽大宗師篇澤及萬世而不爲仁之意

滔窕文曰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注不滿密也傅山曰今忻州鄉語謂寬大有餘皆超滔亦此滔窕之義

雕琢之飾傅山曰注文義不甚通

經冗傳山曰注文義又不通冗字又無音或音如冗雜之冗耶當乳勇切矣

鼓槖吹埵注埵銅槖口鐵筒埵入火中吹火也傅山曰注義又棘

主術訓

皋陶瘖而爲大理注音因傅山曰瘖字本當音音而以因音之是眞侵可合之證

徽文曰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注徽鷟彈也音繯說文徽衺幅也一曰三糾繩也陸機文賦猶絃么而徽急李善引淮南子鼓琴循絃謂之徽五臣曰調也

樂書作暉云琴之爲樂絃合聲以作主暉分律以配臣
古暉十有三象十二月及閏也音寙又異
聶首注猶微細也傅山曰聶首謂蚊子頭猶蠅頭之頭
斡舟注音擭傅山曰斡徑作幹又古緩切轉也運也古
緩切與斡字通矣音擭近于鳥括切
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傅山曰此員字即云字
據除而觀井底除字不注傅山曰說文除堂陛也
以奈何爲寶傅山曰妙語
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
而示之則不處焉傅山曰處字不注似謂白黑在前而

不能的指孰黑孰白也粱邱據亦作粱邱處據持也義亦可通但豦處自別可見古人亦有傳訛點書之弊

國之所以存者至悖矣傅山曰此段文義本自平正明白唯中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一句疑似之閒頗費卜度注曰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殊悶悶

繆稱訓

易曰即鹿無虞注傅山曰解別而文義又棘

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劉材無所不用矣傅山曰玉篇慰直類切怨也徒對切愚也與慰同法言楚悖羣策注廢也此當從廢意

劉材音拙傅山曰解皆不快說文刊也廣韻擊也增韻
劃也齊俗篇曰及其已用之則壤土草剗而已又音劉
誋文曰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誋又曰目之精者可
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誋傅山曰前誋下無解後注曰昭
道誋誡也不可以教導戒人說文誋誡也徐曰今言誡
誋是也增韻告也齊俗篇日月之所照誋
叫呼文曰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其在責人則
生爭鬬傅山曰平平語說得入情如此
䟫字文曰人之憂喜非爲䟫䟫焉往生也注音鹿傅山
曰玉篇力谷力玉二切行也與前甘甘之䟫混而音大

遼

始乎叔季歸乎孟伯傳山曰始叔季而歸伯孟謂人從

小漸漸至長老皆不得瞞昧於人

夷聲陽文曰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

注夫差與齊戰于艾陵夷謂吳陽告也句吳夷語不可

言吳加句也傳山曰三字不解告字或是吉字耶猶聞

中聽聲其律皆陽此與上申喜事總結之曰同是聲而

取位焉異有諸情也

伋字不已知者不自知也注音鶴急也傳山曰伋即急

字急及在心上此在心旁耳鶴玉篇音字列切與伋音

又不同

佌文曰容貌顏色理詘佌倨徇知情僞矣傅山曰佌字下不屓不知是傳是叟而小字音戈無論爲傳爲傁皆與戈聲遠理詘佌倨四字不注其義若以佌字連倨則是任氣而傲翻纔上之理詘則是細密而詘理短者當自詘而反傳然而傲若分作兩樣看則謂或是細密詘退或是傳抒倨傲畢竟是傳霦按今本作理詘佊倨

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注莫勉之也傅山曰侔莫强也凡勞而相勉若云努力者謂之侔莫

孝已文注傅山曰文義亦簡棘不透

齊俗訓

跐踦注跐偶也踦適也跐音此傳山曰說文踦一足也廣雅脛也廣韻腳跛也方言梁楚之閒物體不具者謂之踦魯語踦跂畢行跰蹇也皆邱奇切又上聲口綺切去聲口冀切一曰立倚也

道應訓

惠孟四累注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傳山曰刺不入擊不中上而又有不敢刺不敢擊而上又有本無擊刺二意上而又有丈夫女子皆欲愛利之凡四層數而此獨爲上故曰四累之上乃曰皆累于世何也

知者藏書傅山曰知者藏書四字是掂播問頭語只不
曾□□字耳本韓非子
大司馬捶鉤者注捶鍛銀擊也鉤釣鉤也傅山曰銀擊
二字疑
薦賢注薦先也傅山曰此夫子是孔子謂顏淵爲夫子
也薦解爲先字于文義猶曰夫子先賢猶言先我而賢
也耶此段與莊子小異
老子知不知尙不知知病傅山曰文義最明淮南子乃
于蹇叔之勸無襲鄭弦高之勞師而懾三帥先軫之敗
秦師于殽禽三帥歸下總引之曰知不知尙不知知病

其以三師之千里襲人爲不知之知耶知不知句則無所貼其以蹇叔爲知者耶槪謂蹇叔是知兵者而不與知三師是不知兵者而使之知之義耶要之細細配合不得不過影響其言而已

去彼取此本五色章承聖人爲腹不爲目來而淮南則子巫馬期觀子賤之化得魚而釋之者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巫馬期以告孔子曰彼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孔子曰丘嘗聞之以治言曰誠于此者刑于彼故老子曰去彼取此此所謂彼此者不知何所貼配也筦子梟飛而維繩者傳山曰此語本管子宙合篇鳥飛

准繩也而鳥作梟隹作維解又非其本義謌子卽管子也注不引

氾論訓

渠蘧注矩方也蘧度法也音約傅山曰約音又異

給字文曰出百死而給一生注給至也音代傅山曰給說文絲勞卽給一曰纏也有隊蒸二韻皆取絲勞之義漢書給字獨異此又曰至也于文義亦不切

貴衰微文曰楚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蹵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奪體而起傅山曰失體字亦雋謂懼而不能行動如遺失其身矣注有衰讀維微讀抆六字不

解

羸蓋文曰蘇秦䩡蹻羸蓋注羸羸囊也蓋布蓋也傳山曰䩡字見前羸囊衍蓋羸字亦可作羸弊之囊

屬貝之貌注謹也傳山曰說文屬連也束縛拌抴從申從乙合而解之義最著也

段干木晉國之大䮾也注䮾驕恒一曰市儈也音祚傳山曰不作子朗切讀聲原可轉而通之

明月之珠不然無類注類盤若絲之結類也傳山曰盤字不解（霖按今本盤作磐）

薛燭庸子見若狐甲于劍而利鈍識矣傳山曰若狐甲

三字不解其義狐字或是抓字耶定是抓字王術篇有抓字

無鹽令傅山曰齊威王烹之者人皆習烹阿之言而此曰無鹽

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傅山曰隊階無注似謂攏隊于階下之卒也

橉攴曰杌戶橉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注橉音藺傅山曰說山訓牛車絕轔說林訓亡馬不發戶轔注曰轔戶限也楚人謂之轔音隣此橉即轔音又兩音何也

加轂攴曰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

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佩玦而逐兎爲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傅山曰造字豫字皆不注𠊓音𨖷𠊓本字就𧷞也蹴與𨖷同才六切子六二切與𠊓音義皆𨖷上曰加轅軸下曰不知軸轅之趣軸折文義似謂于轅間又加一軸本欲其原軸之壯也不知加軸于轅于原軸無益而又重加焉耳

詮言訓

强勝不若已者至于與同則格柔勝出于已者其力不可度傅山曰卽原道訓中語而與同則格之句快于前

厭文搔法注厭持也搔勞也傅山曰厭以持字解則當作擥矣舞文之人以文爲食而求厭足也

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傅山曰氾論訓曰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又與此反

故治未固于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傅山曰注治不亂之道尚未牢固也句拙而義亦通

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已傅山曰是智數爲貨而私之也

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于道矣傅山曰與主術篇重爲

惠句義同

公孫龍築于辭而貿名注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火不熱爲論故曰貿也傅山曰莊子載惠施之言惟有火不熱而無冰不寒之句非公孫龍之言也愚常怪有火不熱之論而不及冰不寒似欠缺後因有傅會之論曰祇可謂火不熱而不可謂冰不寒亦屬解書依經之見讀此注乃知古原有是說即不必惠施不妨于公孫龍有之也

一人之力以圍強敵必不堪也傅山曰圍字似訛恐是圉字流耳飛按今本作禦强敵

聖人勝心衆人勝欲注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
勝其心而以百姓爲心也傅山曰衆人勝句自明而注
曰心欲之而能勝止也若能勝止其欲尚爲衆人耶
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于性注常思
爲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傅山曰句拙甚大概謂質不
可爲爲之者是有所造作加上也即是文之過者
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注理事理
情欲也傅山曰此句承上天地無予故無奪日月無德
故無怨則此理字是自能其治術者名歸之名歸而自
以爲道行矣以爲道行則人皆不安其位謂多事之擾

民也名字顧非好字此道字亦非好字

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傅山曰牟字注不解牟大也侵也過也進也又倍勝曰牟招魂曰成梟而牟呼五白以之解不欲牟之義最好韋懷文大得此微南史邵陽之役昌義甚德韋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取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尙勝率多如此是博不欲牟一証妙事

行成獸注謂古禮執羔麛鹿取其跪乳羣而不黨傅山

曰此解恐不然承上文中規中矩來則獸字恐即凡字之義謂其足蹟不亂耳

日月廋而無慨于志注廋隱也溉灌也已自隱藏不以他欲灌其志也傅山曰意同遯世無悶廋不知爲廋爲㢈耶皆可漑字或即慨之訛

作始簡者終本必調傅山曰調字不注文義即法涼黻貪之意而調字不知如何用

詩之失僻樂之失刺禮之失責傅山曰解樂之失刺引鹿鳴云云不知何所取義

聖人接物千變萬軫傅山曰前作袗者又从車

大寒地坼冰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傳山曰無注大概承上文有不化而應化者

兵略訓

詘伸不獲五度注獲誤也五度五行傳山曰五度似承上文天地日月四時雷霆八風五者而來此不云何者爲五而但云五行何也獲讀爲誤六聲而已

斥闉要遮注斥候也闉塞也傳山曰斥亦拓也

捷捽招杼注捽音族傳山曰族平輕重迴甚而作一音非音自來耶

勝亡全亡文曰此軍之本資也而勝亡焉又曰此戰之

助也而全亡焉傅山曰注不解其下文則曰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恆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似謂勝敵全軍之道別有妙運耳

剡撕箖簹簩鑁注撕音撕箖音層簩音簷鑁音矍剡銳也鑁斫也傅山曰箖說文折竹箖也爾雅簢箖中注云言其中空竹類說文箖竹膚也音武盡切音如泯鑁說文大鉏也爾雅斫謂之鐯注云鑁也以鉏注鑁義始明而斫亦爾雅之文不甚快者以斫有用力斫伐一義不專爲器之名也

猶猶與與傅山曰無注大概謂敵之疏縱可乘處耳

推其揞揞注揞揞欲臥也音安傅山曰揞當音諳而音安輕重又乖也然搖字旁有作詧者會亦近詧即作搖搖亦通而揞字注欲臥斷非搖搖矣

彼不吾應獨盡其調注言我之盡調以待敵也傅山曰盡調是何語調猶調弄耳

彼持後節與之推移注彼謂敵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已傅山曰文義與本文不合彼持後節謂敵不肯先動而我與之推移也敵不肯先我且與之推移已耳不得為所致也

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傅山曰精字不注似謂彼兵之精

者

人不及步銷注音喧傅山曰喧說文許元切銷廣韻史玄切銅銚也此義理旋轉耳

深哉瞯瞯注音帚傅山曰廣韻有韵之瞯从日不从目玉篇瞯字又只由切平上兩聲皆可讀也目與日易混耳瞯明也日光也

典凝如冬注典常凝正也常正于冬也傅山曰典常凝不動而曰常正于冬是何義

不嚂于辨注音罕傅山曰玉篇嚂音力貪也前十一篇則又音藍

不推于方傳山曰四字亦須細解方似方法之方推如推尊之推方是可欺以其方之方

說山訓

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傳山曰精語

人莫鑑于沬雨注沬雨雨潦上覆瓫也或作流潦傳山曰沬之从未者當如沬說文洒面也沬之从末者說文水出蜀西徼外東南入江而沬亦水名詩沬之鄉矣是也漢書抹流豬李奇音類又與沬同音矣此沬字似當音沬所謂涎沬也小補雨字皆引末沬云已也則沬沬混矣

罪當死者肥澤注計決心無外惡一說治當死者罪已定無憂故肥澤也傅山曰治之義乖

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故有所善則不善矣注所射者死故曰不善所釣者魚也于魚不善也傅山曰注義自好然以老子知美之爲美斯惡矣解之亦可

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注言其不鳴一曰不脂之戶難開閉亦喻人少言語也傅山曰人而能爲不脂之戶誰能測也

我諛亂傅山曰我字有疑諛亂兩字不解

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爲而僵傅山曰出致無注似乎謂多求其力出于所可至之地爲僵矣然已千里矣尚多責耶後有小馬非大馬之類之語則此出致又似不在騏驥上用意者或謂千里是其力量可致者已致之矣又致出而前

員呈傅山曰員字猶言官員之員謂不設一人之程課也

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傅山曰誠然學者念茲

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而衆稱義焉傅山曰注解無量字呆

弊箄甑瓾在袇茵之上雖貧者不搏傅山曰袇音然搏雅薢袇薇膝也一曰衣下襈皆與茵字不合此似指鋪陳之褥而言

說林訓

桅文曰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注契刻也桅船弦板也音氾傅山曰氾音不知爲凡之音也爲似之音也而與从桅者皆貌玉篇有桅子音語鬼切懸也即以船之桅竿解之亦當从木不從才桅說文黃木可染唯廣韵灰韻中亦收之曰船小檣竿也而上聲收之曰過委切義同說文氾从巳與危之巳近或危漸漸訛成氾矣霖按

今本亦有
作桅者

蝍蛆傅山曰蝍且甘帶則蜈蚣也而曰蟋蟀大異

瓦鉒者全金鉒者跋玉鉒者發注鉒者提馬雒家謂之投翩傅山曰莊子瓦巧金昏之言明快此跋發字皆不如彼鑄也注又作柱鉒搏雅置也義與此遠然以主可通用也雒當用博此用雒不知何說似有義投翩兩字亦新丕而不知所從來

內爲之掘傅山曰莊子外重者內拙此作掘或字小訛耳而注曰掘不安詳也似原不同拙字

所極同也傅山曰淮南子妙用極字

蚙窮注蝱蜒入耳之蟲也傅山曰蝱當是蚰

綀傅山曰即韈字亦作韎妹袜帓釋名末也在腳末說文足衣也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于目傅山曰佳美不同注混看過矣

蝯蚑之捷來乍傅山曰乍即措當讀如措而注解曰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疾擊而取之又異前文矣

窐文曰靨䩉在頰則好在顙則醜注靨䩉者頰上窐也窐者在顙似槃可醜傅山曰窐胡圭古攜二切甑孔也亦作甗廣韻列齊槃字當作瀊

抽罾招燐有何爲驚注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以罾招則不至故曰何驚傅山曰罾招燐不至不知何義

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傅山曰此過爲揣度之辭不盡然也訾貨欲市則市井之常

交疉不暢注暢達不得達至也交止也傅山曰文義得注而晦如此此人閒篇亦有此句

批伉注批擊也伉推擊其要也伉音沉傅山曰批冗不待注而訛作伉伉又訛而爲伉伉又音沈文字之訛豈止魯魚亥豕哉卽從人之伉有强健之義于此亦非所

宜又偶也亦非義
㐫文曰狂者傷人莫之怨嬰兒詈老莫之疾賊心㐫注賊害也㐫音忙傅山曰不解其義以文求之㐫下當有一也字始結上二句爲句言其無賊害之心豈是忘字邪字書無㐫當是亡字下有一語助字而訛从山矣

人間訓

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傅山曰是而不可行往往然深于世故之言
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叕注短也音哲傅山曰叕音本如拙而曰哲可見哲拙古同音也

非其事者勿仞也傅山曰說文伸臂一尋八尺從人刃聲小爾雅四尺包咸鄭玄皆謂七尺應劭五尺六寸此處用仞字徑是任字之義

交晝不暢連環不解注暢申也傅山曰交晝二句說文篇有之解曰不得達至此又謂暢爲申又不解

狂譎注東海上人畊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傅山曰老姜斡了只等个胡事

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傅山曰此與前以奈何爲實反

修務訓

曼頰注細理也傳山曰文曰曼頰皓齒而但曰細理不著頰上詩孔蔓且碩毛傳長也箋云脩也又澤也

啳朕哆噅注音權葵夸皆醜貌傳山曰廣韻作臛朕醜貌從卷從藋者可互用其聲故從女之婘嬥同聲皆曰美貌也哆說文典可切玉篇昌紀尺馬二切廣韻脣下垂貌此字聲有七八聲而此又音夸噅字玉篇廣韻皆不正也而音同缺

秋藥被風傳山曰好語形容舞者

泰族訓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一言聲然動天下傳山曰即聲然

兩字亦惟古文有之今但作音聲之聲字樣呆讀而不知聲之有形容也

靜莫恬淡訟謬胸中注訟容也謬靜也傅山曰訟爲爭訟解而不知有容義如頌之從頁類也繆靜之繆即穆也

毛蒸理泄傅山曰靈樞經營衛生命篇中有此四字管子內業篇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注謂湊理丞達屯聚泄散丞即蒸毛與屯易混然毛字明而淺屯字細儁矣丞無下灬則但以承解則凝丞之丞佐也承也定當是蒸字不蒸不泄

鄧上之德傅山曰鄧國名于義遠隥字說文仰也從阜登聲或用此字而從邑從阜左右因俗文訛耳龔按今本郎作仰

節用之本在于不性傅山曰不字似訛矣若扭而解之在于不任性以爲侈靡耳龔按今本作反性

人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注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傅山曰以深目解金目不解

濊文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濊傅山曰濊呼外切說文水多貌此則因樹來義當與穢同矣穢又作薉

要略

贏坪文曰假眞者窮逐終始之化贏坪有無之情注贏繞匝也坪靡煩也音平傅山曰玉篇土部有坪字火烏切埒坪也

時則操捨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傅山曰請龍不知爲何語

箴縷縩繳之間攕揳唲齵之郄傅山曰以文字審之當有二千字于之字之上縩字廣韻去聲縩音如蔡解綷縩紈素聲入聲縩七曷切𣪠屬出淮南子此不從蔡從祭其實一也繳從敫即俗殺字玉篇廣韻文䋢字俱不

見廣韻去聲十六怪中有䙬字所拜切衣䙬縫也恐郎
此字

曮晲傳山曰不音不注玉篇曮魚險切口行也廣韻同
晲玉篇牛禮切日映也然則謂早晚之時也

說捍摶囷注摶圓也囷䒷也傳山曰四字合而讀之不
解詩注䒷拳也捍格不入者謂之輪囷轇轕者摶之

人間鑽脈得失之跡傳山曰不注其義大概似推求經
絡之義耳鑽郎入其竅脈郎尋其理

庶後世使知擧措取捨之宜適傳山曰不云庶使後世
知而云庶後世使知古人之拙拗處類如此

宴煬至和傅山曰宴煬兩字亦好
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傅山曰此句倘不
能解
壇卷連漫傅山曰壇卷卽蟺蜷連拳漫衍
挾日月而不姚注挾至也傅山曰挾解至亦迂
儲與扈治注儲與猶攝業也扈治廣大也傅山曰前俶
眞篇中有此句攝業不的爲何義又近芍藥耶
眕挈文爽其眕挈尌其淑靜注楚人謂澤濁爲眕挈傅
山曰澤濁爲眕挈不解
淮南一書往往以四字爲句讀如儲與扈治之類此

便問後世文章口氣矣如三字五字與一字幾不成句三古樸法東漢以後全無矣

主術篇曰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淸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敎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注道貴無形無形不可奈何人閒篇曰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𠏉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至良工執竿投而擐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

文辭無益于說審其所由而已矣前之所謂奈何爲贅上則云以不知爲道義以莊生之不務知之所無奈何而無無字耳注有曰無形不可奈何蓋以本文之義以任人而不自任使臣無所窺見其主之意近于爲術者矣解失本文之義後之所謂有人無奈何者猶言物皆可奈何他而有人不去奈何他耳若人去奈何他則物無奈何人定爲人所奈何無用之矣注則日事有人才所不及無奈之何又于有人下添一無能之義以應頁丁必事魚之說也前後兩奈何義皆淺前以不知爲道二句是不瑣細與知之義後

物不可奈何亦就眼前日用可治之物言之耳天地事物之理原有一不可奈何之處聖人不知不能也

霜紅龕集卷三十三